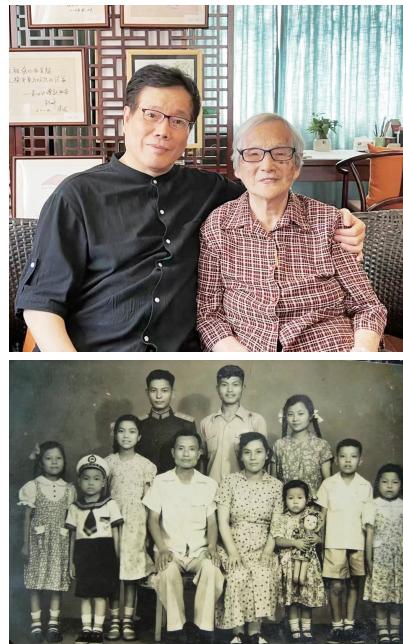


核心提示

赵丽宏的母亲叫董文英，1922年11月11日生人，今年一百岁了。赵丽宏有兄妹6人，他们约定从今年农历春节开始，每聚在一起，就当是为母亲过一次生日。只是没想到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大家不得不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赵丽宏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向母亲嘘寒问暖。



赵丽宏： 与百岁母亲的这些日子



电话

上海。世界读书日。

《全民阅读大会·2021年度中国好书》盛典在央视一套、十套黄金时间播出，赵丽宏的儿童文学新作《树孩》荣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少儿类好书奖。母亲和赵丽宏兄妹6人在视频电话里相约一起看电视直播，为作家儿子又获殊荣而庆祝。赵丽宏说，全家人各自在家一边看直播，一边在视频上聊天，是最开心的一日。

母亲性格独立好强，一个人住在赵丽宏为她购置的新公寓中，一直拒绝请人陪护，也不要钟点工，坚持生活自理，每天把几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疫情期间，好在哥哥住在母亲对门，能时时关心。共克艰难的那几天，每天傍晚是赵丽宏兄妹和母亲一起微信视频电话的时间。赵丽宏的儿子小凡早就教会了奶奶用手机收发微信，用手机视频。没想到，这冷冰冰的新技术，竟在疫情中，成了子女们与母亲最重要的情感纽带，而一家人在手机上群聊的时光，也带给了母亲莫大的快乐。

其实，赵丽宏每天晚上都会和母亲通电话，二十多年来都没有中断过。不管赵丽宏走到哪里，哪怕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他也会算准时差，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半给母亲打电话。而母亲，也在等待赵丽宏的电话，如果接不到，她是无法入睡的。和母亲通电话，是赵丽宏生活中的必须之事。赵丽宏说，他和母亲通电话，大概超过一万次了吧。

赵丽宏母亲的职业是医生。年轻时，是个美人。赵丽宏的手机里存着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穿着旗袍，脸上含着文雅的微笑。赵丽宏说，母亲小时候受过很好的教育，如果你能看到她为病人开处方时随手写出的那些流利的拉丁文，你会由衷地钦佩她。后来，大家终于可以走出家门，赵丽宏第一时间开车去了母亲家。母亲躺在床上等着儿子，两个多月没有见了，母子间有着说不完的话。离开时，母亲有些舍不得儿子走，微笑的眼睛里依稀有泪光。赵丽宏说，以前告别母亲，乘电梯下楼，走出大门回头看，母亲总会站在8楼阳台上，探出身子缓缓地向自己挥手。一万多次电话，话题很琐碎，从陈年往事，到日常生活。赵丽宏说，母亲年轻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很多大小不一的日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母亲现在还可以从这些日记本中找到六七十年前的人和事。如今，和母亲聊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岁月一年年过去，母亲陪着子女成长，子女都逐渐步入老年，她仍然健康地活着。即便电话两端隔着千山万水，即便母亲接到赵丽宏的电话，有时会把赵丽宏喊成他舅舅的名字，或者喊成赵丽宏的儿子小凡。

没关系，只要能听到母亲的声音。因为，母亲在哪里，家的中心就在哪里。

书架

赵丽宏书房。中秋。

2021年9月21日。赵丽宏说那是他们一家最幸福的时候。赵丽宏兄妹6人与母亲一起在“赵丽宏书房”里喝茶聊天。当母亲看到赵丽宏出版的一百多本书被整整齐齐地陈列在书房的玻璃书柜里时，不禁频频感叹。

2017年4月23日，第22届世界读书



日，在静安区图书馆4楼有了一个“赵丽宏书房”。当母亲知道赵丽宏在图书馆有了个宽敞的书房时，觉得新鲜，特别高兴，想去看看。可是她毕竟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已经不能靠自己爬4层楼梯。这几年，赵丽宏天天盼着图书馆能装电梯，好把母亲接来，让她老人家到自己的书房里亲眼看一看。电梯终于装好了。当母亲坐在“赵丽宏书房”里那刻，赵丽宏是幸福的。赵丽宏说大半辈子的生命都融化在书房玻璃柜里出版的那些书里了，自己并没有感到有多么了不起，有多么骄傲，但他觉得幸运的是，给予自己近七十年生命岁月的母亲，还能和自己一起坐在书房里。

赵丽宏说，自己一度以为在所有读者中，对自己的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很多年前，只要父亲知道哪家报纸和杂志刊登了自己的文章，他就会走遍全上海的邮局和书报摊去买那一期报刊，直到买到为止。赵丽宏出了新书，在书店签名售书，父亲是一定要去的，即便后来行动不便，拄着拐杖，也要默默地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微笑地看着被热情的读者包围着的儿子。

父亲去世后，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丽宏一套四卷本的自选集。一次他去看母亲，母亲对他说，前几天去书店想买一套《赵丽宏自选集》，但买不到。赵丽宏问母亲要买这套书干嘛。母亲说，读呀。母亲说她读过赵丽宏写的每一本书。母亲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拉开一个被帘子遮着的书橱，书橱里赵丽宏二十年来出版的几十本书都按年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本也不少。后来，母亲从老宅搬出来住进了高层公寓，她在卧室的床头墙角自己搭建了一个书架，几本精装画册当支架和隔板。自制书架上，放的都是赵丽宏这几年送给她的新书，有几本，还精心包着书皮。

母亲曾指着自制的书架，含笑看着赵丽宏说，你的书我都读过，这是你在陪我。赵丽宏说，母亲的声音轻轻的，却击中了自己，从耳膜一直到心脏。

生命

杭州。春分。

1993年春天，赵丽宏全家陪着父母在

西湖边上住了几天。那天傍晚，全家一起湖畔散步，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走得累了，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父亲看着孙子小凡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微笑着自言自语：“唉，年轻一点多好……”

身体的衰老和生命的消散是人生的必然归宿，雨果说这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1994年6月15日，赵丽宏接到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他快去。赵丽宏拼命骑车赶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父亲在赵丽宏回家前的10分钟停止了呼吸。

赵丽宏说，他把父亲的遗体抱回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父亲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赵丽宏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曾和他通电话。电话里，赵丽宏说明天去看他，父亲则说：“你忙，不必来。”父亲在电话里对赵丽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自己多保重。”其实，父亲是多么希望赵丽宏每天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的啊。

这世界上，有什么比父母在身边更温暖更珍贵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赵丽宏的母亲开始养花。母亲告诉赵丽宏，每天早晨，她要到阳台上看望朋友。她的朋友，是阳台上那些盆栽的花花草草，玫瑰，茉莉，石榴，米兰，栀子花，还有一棵铁骨海棠。她会和赵丽宏说，今天玫瑰开了几朵，栀子花开了几朵，阳台上的花草都认识我，它们每天在等我，我要和它们说说话。有时候，赵丽宏会和母亲打趣，问她，你和花草说什么？母亲笑着不回答。其实，他们都从花草中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

疫情蔓延，赵丽宏和母亲通电话，问安，谈家常。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轻，有时还会口齿不清。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赵丽宏：“你别熬夜，早点睡啊。”“等能走动了，我第一时间去看您。”“不要紧的，明天会好的，明天会好的。”

电话那头传来百岁母亲温和的声音。是啊，生命的一切意义不就是蕴含在等待与希望中吗？

据《新民晚报》 沈琦华/文

人物

华坪女高
作为一面充满了正能量的旗帜，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作为一位投入教育事业近四十年时间的人民教师，张桂梅在不同的学校，面对不同的学生，不断探索着，奋斗着她的人生之路，同时也不断进行她对教育工作的人生思考。

在中甸县林业局子弟学校、喜洲一中，张桂梅探索的是如何教好书、教出好成绩的问题。在华坪县中心中学、民族中学，张桂梅探索的是如何让学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问题。在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张桂梅探索的是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不断深入探索的精神，华坪女高十多年来坚

持用红色文化熏陶学生，用革命精神鼓舞学生，既保持了多年来高考本科上线率100%的成绩，又养成了学生们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品格，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办学模式，用实际行动解答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的发展轨迹，张桂梅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区人民教师，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一步步实现了她的人生升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张桂梅当作一个新时代的平民教育家。回顾近一百年来的国民教育的探索，张桂梅的名字，完全可以跟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叶圣陶、于漪放

■ 希望出版社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在一起，构成中国近代教育特色鲜明的版图。蔡元培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精英人才教育的序幕；晏阳初、陶行知开启了中国近代平民教育的先河；梁漱溟实施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卓越探索；叶圣陶促进了新中国基础教育国民化的整体发展；于漪促进了新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全面发展。

■ 山西教育出版社



《折叠的时空》节选

泉水便从缝隙处渗透而出，细若游丝，若不仔细观察，很难找到出水处。水面上漂浮着密集的气泡，好像水底藏着一条鱼。其实，水流紧挨崖底，水池长不过3米，宽仅尺余，在如此逼仄的地方是养不住鱼的。崖底一年四季阳光照不到，又避风，沉积水底的植物发生腐败，生成沼气，水面便

出现一连串气泡，出水即破。虽有腐殖质，水质依然极清澈，极纯净，矮矮的水草叶子细小，翠绿，像浮萍又非浮萍，色彩纯正得好像刚吐出的叶芽，不含一丝杂质，一掐还能掐出水来。崖底靠碑石一端幽深，或因水草丰盈吧，竟看不出水的流动，水似乎也无方向。另一端隐藏着一道窄小的洞穴，水从石头上流过，石头上仿佛涂着一层黑油漆，流水便呈墨绿色。很想摸摸石头上覆盖的到底是什么，手伸出去又收回，心底竟莫名恐惧，担心那油污的东西有毒。事后回想，那东西仅是暗黑里漫长时光的沉积物，怎么会有毒呢？像水底植物腐败一样，石头上的物质也会腐败，崖岩下半部的黑色或是时光

一层层的叠加，且不断地、缓慢地向上浸润、侵蚀，整块石头看上去便是块黑岩石。

人说时光看不见、摸不着，可事实上，时光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一切，就像石油，就像煤炭，在久不见光的地方待得久了，什么样的东西都会腐败，什么样的东西都可能是黑色的！

崖岩高约3米，本已把泉水遮蔽得结结实实，水中和岸边又长满高高低低的植被，更把泉水遮挡了个密密匝匝。虽在地面上，却常年不见阳光，却常年浸泡在水中，便也似活在暗黑中了！

草地里隐伏着一条半米宽的水渠，泉水潺潺流过，只有在镜头里才可以看到她的波光。

纪实